鮚埼亭集

鮚埼亭集卷第十二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亭林先生神道表

顧氏世爲江東四姓之一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南宋時遷海門已而復歸於吳遂爲崑山縣之花浦村人其達者始自明正德閒曰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事濂及刑科給事中濟刑科生兵部侍郎章志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及國子生紹芾贊善生官蔭生同應同應之仲子曰絳卽先生也紹芾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

守節以先生爲之後先生字曰寧人乙酉改名炎武亦或自署曰蔣山傭學者稱爲亭林先生少落落有大志不與人苟同耿介絕俗其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最與里中歸莊相善共遊復社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其時四國多虞太息天下乏材以至敗壞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有關於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爲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國利病書然猶未敢自信其後周流西北且二十年遍行邊塞亭

障無不了了而始成其別有二編曰聲域志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予觀宋乾淳諸老以經世自命者莫如薛艮齋而王道夫倪石林繼之葉水心尤精悍然當南北分裂聞而得之者多於見若陳同甫則皆欺人無實之大言故永嘉永康之學皆未甚粹未有若先生之探原竟委言言可以見之施行又一稟於王道而不少參以功利之說者也最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學之變其自吳才老而下廓如也則有曰音學五書性喜金石

之文到處即蒐訪謂其在漢唐以前者足與古經相參考唐以後者亦足與諸史相證明蓋自歐趙洪王後未有若先生之精者則有曰金石文字記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谿黃東發日抄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而論學則皆不合其書曰下學指南或疑其言太過是固非吾輩所敢遽定然其謂經學即理學則名言也而日知錄三

十卷尤爲先生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在焉蓋先生書尚多予不悉詳但詳其平生學業之所最重者初太安人王氏之守節也養先生於襁保中太安人最孝嘗斷指以療君姑之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於朝報可乙酉之夏太安人六十避兵常熟之郊謂先生曰我雖婦人哉然受國恩矣果有大故我則死之於是先生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沆及歸莊共起兵奉故鄖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公於吳江東授公兵部司務事旣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先生與莊幸得脫而太安人遂不食卒遺言後人莫

事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郎召欲與族父延安推官咸正赴之念太安人尚未葬不果次年幾豫吳勝兆之禍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先生雖世籍江南顧其姿稟頗不類吳會人以是不爲鄉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厭裙屐浮華之習嘗言古之疑衆者行僞而堅今之疑衆者行僞而脆了不足恃既抱故國之戚焦原濤浪日無寧晷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商賈遊京口又遊禾中次年之舊都拜謁孝陵癸巳再謁是冬又謁而圖焉次年遂僑居神烈山下遍遊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勝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見先生日出遊家

中落叛投里豪丁酉先生四謁孝陵歸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亟往禽之數其罪湛之水僕壻復投里豪以千金賄太守求殺先生不繫訟曹而卽繫之奴之家危甚獄日急有爲先生求救於□□者□□欲先生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而懼失□□之援乃私自書一刺以與之先生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列揭於通衢以自白□□亦笑曰寧人之卞也曲周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子也僑居洞庭之東山識兵備使者乃爲愬之始得移訊松江而事解於是先生浩然有去志五謁孝陵始東行墾田於章邱之長白

山下以自給戊戌遍遊北都諸畿甸直抵山海關外以觀大東歸至昌平拜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旣而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東遊直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由太原大同以入關中直至榆林是年浙中史禍作先生之故人吳潘二子死之先生又幸而脫甲辰四謁思陵事畢墾田於雁門之北五臺之東初先生之居東也以其地濕不欲久留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也然又苦其地寒乃但經營創始使門人輩司之而身出遊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東入

京師萊之黃氏有奴告其主所作詩者多株連自以爲
得乃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義錄指爲先生所作首之
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先生在京聞之馳赴山東自請勘
訟繫半年富平李因篤自京師爲告急於有力者親至
歷下解之獄始白復入京師五謁思陵自是還往河北
諸邊塞者幾十年丁巳六謁思陵始卜居陝之華陰初
先生遍觀四方其心耿耿未下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
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
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
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

便乃定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先生置五十畝田於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之以備有事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凡先生之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卽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卽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嘿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卽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方大學士孝感熊公之自任史事也以書招先生爲助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孝感懼而止戊午大科詔下諸公爭欲致之先生豫令諸門人之在京者辭曰

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諸公又欲特薦之貽書葉學士訒菴請以身殉得免或曰先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先生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若曰盍亦令人強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亦徒以講學故得名遂招逼迫幾致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為累則已甚矣又況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為也韓文公起八代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

碑張中丞傳後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今猶未也其論爲學則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爲學舍禮何由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效不覩方將賦茅鴟之不暇何問其餘哉以乙未春出關觀伊洛歷嵩少曰五嶽遊其四矣會年饑不欲久留渡河至代北復還華下先生既負用世之略不得一遂而所至輒小試之墾田度地畧致千金故隨寓輒饒足徐尚書乾學兄

弟甥也當其未遇先生振其乏至是鼎貴爲東南人士宗四方從之者如雲累書迎先生南歸願以別業居之且爲買田以養皆不至或叩之荅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轍恐近伯鸞之竈且天仍夢夢世尚滔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其安人卒於崑山寄詩挽之而已次年卒於華陰無子徐尚書爲立從孫洪慎以承其祀年六十九門人奉喪歸葬崑山之千墩高弟吳江潘耒收其遺書序而行之又別輯亭林詩文集十卷而日知錄最盛傳歷年漸遠讀先生之書者雖多而能言其大

節者已罕且有不知而妄爲立傳者以先生爲長洲人可哂也徐尚書之家孫涵持節粵中數千里貽書以表見屬予沈吟久之及讀王高士不菴之言曰寧人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墓矣夫其

銘曰

先生兀兀佐王之學雲雷經綸以屯被縛渺然高風寥天一鶴重泉拜母庶無愧怍

二曲先生窆石文

慈谿鄭義門西遊拜於二曲先生之墓曰吾不及登其門也夫因願爲之碑其墓而屬予以文予曰夫不有豐川諸高弟之作乎義門曰吾以爲未盡也異日國史將取徵焉予其更爲之惟予豈足以知先生之學而義門之睠睠則固古人之意不敢辭按先生姓李氏諱容字中孚其別署曰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稱之爲二曲先生西安之盩厔縣人也其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烈士也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公喬年討賊信吾從監紀孫兆祿以行時賊勢已大張官軍累

敗信吾臨發抉一齒與其婦彭孺人曰戰危事如不捷吾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中途三寄書以先生爲念當是時先生甫十有六歲家貧甚督師竟敗死之監紀亦死之信吾衛監紀不克亦死之五十餘人盡沒彭孺人聞報欲以身殉先生哭曰母殉父固宜然兒亦必殉母如是則父且絕矣彭孺人制淚撫之然而無以爲生其親族謂孺人曰可令兒爲傭得直以養或曰令其給事縣廷孺人不可令先生從師受學而脩脯不具師皆謝之彭孺人曰經書固在亦何必師時先生已蠱解文字而孺人能言忠孝節義以督之母子相依或一日

不再食或連日不舉火恬如也但聞其敎先生甚遠大里巷閒閻而哂之乃先生果能自拔於流俗以昌明關學爲已任家無書俱從人借之其自經史子集以至二氏之書無不觀然非以資博覽其所自得不滯於訓詁文義曠然見其會通其論學曰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嘗曰古今名儒倡道者或以主敬窮理爲宗旨或以先立乎大爲宗旨或以心之精神或以自然或以復性或以致良知或以隨處體認或以正脩悉則以悔過自新

爲宗旨蓋下愚之與聖人本無以異但氣質蔽之物欲誘之積而爲過此其道在悔知悔必改改之必盡夫盡則吾之本原已復復則聖矣曷言乎自漸復其本原之謂也悔過者不於其身於其心於其心則必於其念之動者求之故易曰知幾其神而夫子以爲顏子其庶幾以其有不善必知知必改也顏子所以能之者由於心齋靜極而明則知過矣上士之於過知其皆由於吾心則直向其根源剗除之故其爲力易中材稍難矣然要之以靜坐觀心爲入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以自漸其論朱陸二家之學曰學者當

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讀之則可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涇野整菴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收攝保任由工夫以合本體下學上達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至於諸儒之說醇駁相間去短集長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於禪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於道有得也於是關中士子爭向先生問學關學自橫渠而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當事慕先生名躡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再至并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反亦不受

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先生得無已甚答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即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正自無害當事請主關中講院先生方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勉就之旣而悔曰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也亟去之陝撫白君欲薦之哀籲得免陝學許君欲進其所著書亦不可然關中利害在民者則未嘗不爲當事力言少墟高弟隱淪不爲世所知者言之當事皆表其墓以傳之初彭孺人葬信吾之齒曰齒塚以待身後合葬先生累欲之襄城招魂而以孺人老不敢遠出且懼傷其心乙巳彭孺人卒居憂三年庚戌始徒步之襄城繞城遍覓遺蛻

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之以血知襄城縣張允中聞之出迎適館不可乃亦爲先生禱於社卒不得先生設招魂之祭狂號允中議爲信吾立祠且造冢於故戰場以慰孝子之心知常州府駱鍾麟前令盩厔師事先生至是聞已至襄城謂祠事未能且夕竣請先生南下謁道南書院以發顧高諸公遺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先生赴之來聽講者雲集凡開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於宜興晝夜不得休息忽靜中涕下如雨捶胸且悔且詈曰嗚呼不孝汝此行爲何事而覔喋喋於此間尚爲有人心者乎雖得見

顧高諸公書亦何益申旦不寐即戒行毗陵學者固留不能得時祠事且畢亟還襄城宿祠下夜分鬼聲大作蓋先生祝於父祠願以五千國殤之魂同返關中故也聞者異之允中乃爲先生設祭上則督師汪公監紀孫公配以信吾下設長筵遍及同時死者先生伏地大哭觀者皆哭於是立碑曰義林奉招魂之主取其塚土西歸告於母墓附之齒塚中更持服如初喪癸丑陝督鄂君竟以隱逸薦先生遺之書曰僕少失學問又無他技能徒抱臯魚之至痛敢希和靖之芳蹤哉古人學貞行實輕於一出尚受浼於當時困辱其身況如僕者而使

之應對殿廷明公此舉必當爲我曲成如必不獲所請
即當以死繼之斷不惜此餘生以爲大典之辱辭牘八
上時先生以病爲解得
旨俟病愈敦促入京自是大吏歲歲來問起居欲具車
馬送使覲
天子先生遂自稱廢疾長臥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內眞
儒薦復得
旨召對時詞科薦章遍海內而先生獨以昌明絕學之
目中朝必欲致之且將大用之大吏勸行益急檄屬吏
守之先生固稱病篤舁其牀至行省大吏親至榻前從

與先生遂絕粒水漿不入口者六日而大吏猶欲強之先生拔刀自刺陝中官屬大駭乃得予假治疾先生歎曰將來強我不已不死不止所謂生我名者殺我身不幸而有此名是皆平生學道不純洗心不密不能自晦之所致也戒其子曰我月抱隱痛自期永棲堊室平生心跡頗在堊室錄感一書今萬一見逼而死歛以麤衣白棺卽懷堊室錄感以當含飯權厝堊室三年方可附葬毋墓爲勿受弔使我泉下更抱憾也當道亦知其必不肯出不復迫之自是以後荆扉反鎖遂不復與人接雖舊生徒亦罕覯惟吳中顧寧人至則歎之已而

天子西巡欲見之令陝督傳
旨先生又驚泣曰吾其死矣辭以廢疾不至
特賜關中大儒四字以寵之大吏令表謝先生曰素不
諳廟堂文字奈何強之乃上一表文詞蕪拙大吏哂曰
是恐不可以塵
御覽也置之時有宰相自負知學遂以文采不足詆先生君子哂之先生四十以
前嘗著十三經糾繆廿一史糾繆諸書以及象數之學
無不有述其學極博既而以為近於口耳之學無當於
身心不復示人所至講學門人皆錄其語而先生曰授
受精微不在乎書要在自得而已故其巾箱所藏惟取

反身錄示學者晚年遷居富平四方之士不遠而至然或才名遠播著書滿家而先生竟扃戶不納積數日悵然去者或出自市廛下戶而有志自修先生察其心之不雜引而進之當是時北方則孫先生夏峰南方則黃先生梨洲西方則先生時論以為三大儒然夏峰自明時已與楊左諸公稱石交其後高陽相國折節致敬易代而後聲名益大梨洲為忠端之子證人書院之高弟其後從亡海上故嘗自言平生無責沈之恨過泗之慙惟其資格皆素高先生起自孤根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寒餓清苦之中守道愈嚴而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

地倚天尤爲莫及子二愼言愼行愼言雖以門戶故出補諸生終未嘗與科舉之役其後陝學選拔貢之太學亦不赴兄弟皆能守其父之志嗚呼先生所以終身不出蓋抱其二親之痛然而鄠城有其父祠盩厔有其母祠立身揚名其道愈尊斯可謂之大孝也矣乃更爲之銘以復義門其詞曰

匡時要務在乎講學當今世而聞斯言或啓人之大噱又惡知夫世道陵夷四維安託架漏過日剿將崩剝一旦不支發蒙振落斯則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其能無驚心而失魄先生崛起哀茲後覺苦身篤行振彼木鐸格

言灌灌廉頑敦薄嗟江河之日下渺一壺之難泊誰將

西歸先民可作試看墓門寒芒嶽嶽

應潛齋先生神道碑

應先生之沒六十年遺書湮沒門徒凋落且肅同里後進莫有知其言行之詳者予每過杭未嘗不為之三歎息也年來杭堇浦稍為訪葺其遺書以授之契家子趙一清歲在戊辰一清因以先生墓文為請曰微吾文莫悉諸老軼事也其盍敢辭應先生諱撝謙字嗣寅學者稱為潛齋先生杭之仁和縣人也其父尙倫故孝子先生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少即以斯道為己任踰冠作君子貴自勉論偕其同志之士曰虞畯民曰張伏生曰蔣與恒為狷社取有所不為也其

時大江以南社事極盛杭人所謂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者不過以文詞相雄長先生於其中稍後出而狷之所相淬厲者乃别有在其母病服勤數年母憐之曰吾爲汝娶婦以助汝先生終不肯入私室母卒除喪始成禮坦白子諒表裏洞然於遺經皆實踐而力行之不以勦說一筵一席罔不整肅其倦而休則端坐瞑目其寤而起則遊息徐行終日無疾言遽色所居勵足蔽風雨簞瓢累空恬如也生平不爲術數之學一日見白蛇墮地曰此兵象也奉親逃之山中旣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歎曰今日惟正人心而維世教庶不負

所生耳乃益盡力於著書戊午閣學合肥李公天馥同里項公景襄以大科薦先生輿床以告有司曰撝謙非敢却聘實病不能行耳俄而范公承謨繼至又欲薦之先生遂稱廢疾益其和平養晦深懼夫所謂名高者海寧令許酉山請主講席造廬者再不見致書者再不赴既而思曰是非君子中庸之道也扁舟至其縣報謁許令大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先生逡巡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所以長客氣也許令嘿然不怡既出先生解維疾行弟子問曰使君已戒車騎且即至何忽也先生笑曰使君好事吾雖不就講席

彼必有束帛之將拒之則益其慍受之則非心所安也行矣莫更濡遲也異日杭守嵇叔子以志局請衡之則曰願先生暫下榻郡齋數日以請益先生但一報謁而已蓋不爲踰垣鑿坏以自異而卒不能奪也同里姜御史圖南以視鹺歸於故舊皆有餽嘗再致先生不受一日遇於塗中方盛暑先生衣木棉之衣蕉萃躑躅御史歸以越葛二端投之曰雖知先生不肯受人一絲然此區區者聊以消暑且非自遠方來也幸無拒焉先生謝曰吾尚有絺綌在箭所偶感衆欲共襚蒸耳感君意良厚然實不需也竟還之先生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

爲差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酒忽扣門來求聽講同門欲謝之先生獨許之曰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是孟子之教也其人聽三日不勝拘苦不復至使酒如故一日其人醉持刀欲擊人於道上洶洶莫能阻者忽有人曰應先生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汗出浹背先生至前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曷歸乎其人俛首謝過而去晚年益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欿然常不足於心康熙二十六年病革尙手輯周忠毅公傳未竟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子二先生不喜陸王之學所著書二十有八種其大者周易集解詩傳翼書傳拾遺春秋傳考禮樂

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講定性理大中
幼學蒙養編朱子集要教養全錄潛齋集共如干卷其
無悶先生傳則自述也一清方將次第抄而傳之姚江
黃文晦木嘗曰大好潛齋可謂人中之鳳惜所論述未
能博學而詳說之其體守或太過耳其足師表末俗益
不在此以予觀之昔人或謂伊川宜向山中讀通典十
年或謂象山宜賜以一點之書或謂潛齋為學究是皆
過情之譽若晦木之言不可謂非先生之良友而近日
之睢阿論學者尤嘗以此譏為藥石然先生之深造自
得固非隨聲附和者也但知先生不喜陸王之學而不

知其與朱學亦不盡同如論易則謂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雖未必然然則自有名理可思善學者當能知之要以先生之踐履篤實涵養沖融是人師也其於經師之品則其次也況其發明大義固已多矣先生之門人曰淩嘉印文衡曰沈士則志可皆能傳其學曰姚洪任敬恒有篤行先生葬於龍井山下今二子皆無後一坏之土固私淑者所當念也其銘曰

遯世無悶隱約蓬門其身彌高其道彌尊荒荒翊邇剪其後昆不朽者學春木長芘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沈甸華先生墓碣銘

沈先生諱蘭先字甸華其後更名昀字朗思浙之仁和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世爲學官弟子年十六受知於提學黎元寬時蕺山劉忠正公講學越中先生渡江往聽講而來杭士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皆以詞章之業爲尚先生亦與焉至是始爲正學而應先生潛齋和之甲申之變年二十七卽棄諸生其學以誠敬爲本刻

苦清厲以自守推而至於事物之繁天地古今之變則以適於世用者爲主其言無一不切於人心力排佛老曰其精者傍吾儒其異者不可一日容也聞四方之士有賢者卽書其姓氏置夾袋中冀得一見之然不肯妄交于取與尤介授徒自給三旬九食以爲常每逮日絕粒采階前馬蘭草食之有聞之者餽米數斗先生不受其人固請則固辭時先生餓甚宛轉辭謝益困遂仆于地其人皇駭而去先生良久始甦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子耳嘗屐蕺山爲徒步來往西陵自是里中子弟習知先生清節亦有好事者極意求爲繼粟繼肉之

畢而莫敢前以先生必不受也潛齋嘆曰生平於辭受一節自謂不苟然以視沈先生猶媿之以末世喪禮不講重輯士喪禮說薈萃先儒之言定其可行者以授弟子陸寅又葺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論升降編言行錄居求編疏通簡要不涉殘明講學習氣蕺山身後弟子爭其宗旨各有煩言先生曰道在躬行但滕口說非師門所望於吾曹也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之事何如先生曰心中並無一物惟知誠敬而已夜半卒年六十三無以爲斂潛齋經紀其喪不知所出涕泣不食或問之曰吾不敢聽受賻襚以玷先生也潛齋之徒姚生敬

恒趨前問曰如某可以斂先生乎潛齋曰子篤行乃沈先生夙所許殆可也于是姚生遂斂先生而葬之于湖上之某原子二毅中純中皆承家學惟先生與潛齋皆以淳心篤行師表人倫乃其風節尤爲殊絕顧世或有知潛齋者而先生沈冥過甚百年以來求其遺書竟不可得萬編修九沙謂予曰沈先生墓上之石未立杭人知學者少斯吾子之責也予乃据所聞於前輩者爲詮次而系之銘曰

三年食薇餓死不悔胡奴之米麾之戶外蕺山高弟心傳罔媿千秋宰木庇茲書帶

蜃園先生神道表

蜃園先生歿七十有餘年再絕世遺文散佚其從曾孫錫楨始裒其叢殘之作合爲數卷乞表章於當世予惟先生之大節在天壤無人不知顧生平顛末則未有詳述之者異日國史隱逸傳將何所攷乃畧爲摭拾纂文一通使表之墓先生諱天植字因仲浙之平湖乍浦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父有隱德先生少而蕭散其於世事泊如也嘗曰無欲則心清心清則識朗識朗則力堅無欲則心眞心眞則情摯情摯則氣厚時時以誨學者亦頗就滿言登崇禎癸酉鄉薦浦上之以科名起者自

先生始三上公車癸未其子諸生觀卒自以爲有隱慝痛自刻責遂絕意仕進改名確字潛夫彭仲謀作先生傳以爲國難後始改名者非也既洊遭喪亂遺妾遣婢殆盡尚有田四十餘畝宅一區并家具一切分畀所後子震與其女兒其髮別其妻遷入陳山自是足不至城市訓山中童子以自給其自署曰村學究老頭陀居山十年陳山之僧開堂先生避喧始返其屋園復與妻居賣文取食不足則與其妻爲椶鞋竹筥以佐之時有好事者約爲月給供先生米力辭不受有司慕其高訪之踰垣而避其所賦詩皆用甲申以來之殉節者爲國者

作浦勝地可以望見海市者也又十年先生益困不復能保其園乃復以妻委之婿家而身寄食於僧寺戚友憐之相與贖蜃園而歸之於是先生復與妻居則年已七十矣所後子震亦稟先生教棄諸生顧以謀食走四方二老相對時時絕食歎曰吾本爲長徃之謀顧蝸展未能兼栫又未能至於今日悔之無及待死而已有餽之食者非其人終不受或問以身後曰楊王孫之葬何必棺也又十年蜃園但存二楹鐵耳失聽又苦下墜終日仰卧客至以粉版相問答魏凝叔自江西來造其廬相對而泣臨別以銀五錢贈之五反不受凝叔固以請

曰此非盜跖物也乃納之凝叔因屬曹侍郎倦圃糾同志復為繼粟之舉且謀其身後徐昭法聞之曰李先生不食人食聽其餓死可矣俄而使至則言先生果堅拒不受凝叔歎曰吾淺之乎為丈夫也嗚呼信夫凝叔之淺也但知為先生謀食而不知為先生謀施食之人夫倦圃 新朝之貴人也先生肯食其食亦何待凝叔故昭法之在吳中能食之者惟一退翁禪師餘莫能也昭法聞凝叔之舉而小先生之必不食其可謂相知以心者矣不數月先生死其時有鄭嬰垣者亦乍浦人也孤子絕俗與先生稱金石交前數年凍死雪中而先生亦竟

以餓死仰謝文言先生能豫知死日賦詩而逝意以爲禪定之功也予謂先生披緇而未嘗談空趨其靜極而明何必從葱嶺得力乎先生生於萬歷十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十有一年二月初九日其年八十有二娶黄氏葬於牛橋之西其所著嚴闗集自震死之嗣十不存一惟續修仁浦九山志世間尚有傳者其銘曰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正叔之言先生不媿百年宰木護茲遺蛻

鷓鴣先生神道表

姚江黃忠端公有子五其受業蕺山劉忠正公之門者三伯子即梨洲先生其仲則所謂鷓鴣先生者也叔子曰石田先生梨洲學最巨先生稍好奇而石田尤狷天下以三黃子稱之鷓鴣先生諱宗炎字晦木一字立谿崇禎中以明經貢太學其學術大畧與伯子等而兼岸幾有過之己卯秋試不售與叔子約以閉關盡讀天下之書而後出而問世畫江之役先生兄弟盡帥家丁荷戈前驅婦女執爨以餉之步迎監國於蒿壩伯子西下海昌先生留龕山以治輜重所謂世忠營者也事敗先

生狂走詣入四明山之道岩叅馮侍郎京第軍事奔走諸寨間庚寅侍郎軍破先生亦被縛侍郎之嫂先生妻母也匿於其家又跡得之待死牢戶中伯子東至鄞謀以計活之故人馮道濟尚書鄭仙子也慨然獨任其責高旦中等爲書贖而方僧木欲挺身爲請之幕府道濟曰姑徐之定無死法及行刑之日旁晚始出潛載死囚隨之旣至法場忽滅火點中有突出負先生去者不知何許人也及火至以囚代之衆行十里始息肩忽入一室則萬戶都督安白雲莊也負之者卽戶部子斯程也鄞之諸遺民畢至爲先生解縛置酒慰驚魂先生陶然

而醉隔岸聞絃管聲棹小舟往聽之歸自取而調之曰廣陵散幸無恙哉未幾侍郎故部復合先生復與其事慈湖寨主沈爾緒又寄祭焉伯叔二子交阻之不得丙申再遣名捕伯子嘆曰死矣故人朱湛侯諸雅六救之而免於是盡喪其資提藥籠遊於海昌石門之間以自給不足則以古篆爲人鐫花乳印石又不足則以李思訓趙伯駒二家畫法爲人作畫又不足則爲人製硯其賈值皆有定世所傳賣藝文者是也其詞多玩世然壬寅高元發之難浙東震動先生所以營護之者不遺餘力不以前事怵蓋其好奇如此先生兄弟於象緯律呂

軌革玉通之學皆有密授既自放乃著憂患學易以存遺經著六書會通以正小學雅不喜先天太極之說其辨先天八卦方位曰邵子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爲先天八卦方位謂天地定位者乾南坤北也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者離東坎西也夫所謂定位者卽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之義何以見其爲南北也山能灕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是謂通氣何以見其爲西北東南也雷實陽風實陰兩相逼薄而益盛何以見其爲東北西南也水火燥濕違背然又有和合之用故曰不相射何以見其爲

東西也蓋邵氏所謂乾南坤北者實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但因水潤火炎失其本體是故損乾之中畫以爲離補坤之中畫以爲坎乃後天也今有取坎塡離之法退坎水一畫之奇歸離火一畫之偶如所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者益其所不足而離復返爲乾如所謂五色五聲五味聾瞽聵餽者損其所有餘而坎復返爲坤乃先天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爲天地既以南北置乾坤不得不移坎離於東西亦以日月之方在東西也火中木水中金之說蓋取諸此然而東南之兌西北之艮西南之巽東北之震直是無可差排勉强

位置緣四卦者在丹鼎爲備員非要道也奈何以此駕三聖人之易而上之乎其辨橫圖曰八卦既立因而重之得三畫卽成六畫得八卦卽成六十四卦何曾有所謂四畫五畫十六卦三十二卦者四畫五畫成何法象十六卦三十二卦成何貞悔之體何不以三乘三以八加八直捷且神速乎焦氏之易傳數不傳理其分爲四千九十六卦實統諸六十四卦是一卦具六十四卦之占非別有四千九十六卦之畫也兩閒氣化自有盈縮陰陽或互有多少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造化之參差義理之所由以立也如邵子是一定之易也非不可與

要之易也故曰邵子乃求爲焦京而未逮者也其辨圖
圖曰邵子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爲已生之卦數往順
天左旋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未生之卦知來逆天右
旋鑿空立說分卦背馳數當以自一而下爲順今反以
四三二一爲順以自八而上爲逆今反以五六七八爲
逆又曰易數由逆成若逆知四時之謂然則震巽兌乾
無當於易是亢貞也易道非專爲歷法而設歷法亦本
無取乎卦氣至日閉關偶舉象之一節耳今必以六十
四卦配入二十四氣則亦須一氣得二卦有奇而後適
均也乃自冬至之後闕頤屯益震至臨凡十七卦始得

二陽已是卯半爲春分矣又闕損節中孚至泰凡八卦始得三陽已是巳初爲立夏矣從此闕大畜需小畜而爲大壯之四陽是巳半爲小滿矣乃闕大有即爲五陽之夬是午初之芒種即此連爲六陽之乾是午半之夏至六陰亦然何其不均也邵子蓋欲取長男代父長女代母之義以震巽居中震順天左行自復至乾三十二卦遇姤而息巽逆天右行自姤至坤三十二卦遇復而息夫兩間氣運循環其來也非突然而來即其去而來已豫徵其去也非決然而去即其來而去已下伏焉得分疆別界如此此其辨方圖曰方圖之說曰天地定位否

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意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盇所謂十六事者但取老長中少陰陽正對稍比諸圖可覩然何不確守乾坤一再三索之序而演之爲勝也且以西北置乾東南置坤又與先天卦位故武不同何也其辨皇極經世曰邵子所云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風雨露雷性情形體艸木飛走耳目口鼻聲色臭味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皇帝王霸易詩書春秋似校說卦爲詳然不知愈詳而挂漏疏罔愈甚其辨太極圖說曰河上公作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者也圖自下而上其第一層曰元牝之門即太極

圖之第五層也其第二層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卽太極圖之第四層也其第三層曰五氣朝元卽太極圖之第三層也其第四層曰取坎塡離卽太極圖之第二層也第五層曰鍊神還虛復歸無極卽太極圖之第一層也方士之秘在逆而成丹故自下而上周子在順而成人故自上而下夫老莊以虛無為宗靜篤為用今方士之術又其旁門周子之圖窮其本而返之老莊可謂拾其磯而得精蘊者矣但遂以為易之太極則不可也自先天太極之圖出儒林疑之者亦多然終以其出自大賢不敢立異卽言之嗛嗛莫敢盡也至先生而悉排之

世雖未能深信而亦莫能奪也先生酷嗜古玩癸未遊
於金陵一日買漢唐銅印數百市肆爲之一空亂後散
失殆盡猶餘端石紅雲研一宣銅乳鑪一其後又得黃
玉笛一然終以貧不守歎曰奪我希世珍天真扼我然
入其室陶尊瓦缶皆有古色已而窮益甚守之益堅嘗
繙澹歸遍行堂集笑曰甚矣此老之耄也不爲雪菴之
徒而甘自墮落於沿門託鉢之堂頭又盡書之於集以
當供狀以貽不朽之辱門人有問學者曰諸君但收拾
聰明歸之有用一路足矣嘗解易離之三曰人至日昃
任達之士託情物外則自謂有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

不然憂生嗟老戚戚寡歡不彼則此人間惟此二種皆凶道也君子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衛武公之所以賢也生平作詩幾萬首沉寃湊結令人不能終卷晚更頹唐大似誠齋性極倜儻伯子時有不滿其意者嘗曰束髮交賢豪長者不爲不多下及屠狗之徒亦或瀝心血相示雖然但有陸文虎萬履安二人爲知我耳先生雖好奇字然其論小學謂楊雄但知識奇字不知識常字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三致意於六書會通乃歎其奇而不詭於法也生於萬歷四十四年某月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某月日前孺人徐氏後孺人馮氏子二繼於

化安山先兆旁先生憂患學易一書其目曰周易象詞十九卷尋門餘論二卷圖學辨惑一卷自故居被火不存并六書會通及二晦山栖諸集俱亡從孫千人以予銘其大父梨洲先生之墓爲能盡其平生之志請更表先生之墓惟是遺書既不可見而耆老凋喪亦更無人能言其奇節乃畧具本末而詳載其論易諸篇之指而未泯者以付千人使勒之墓上或曰先生晚年嘗作一石函錮其所著述於中懸之梁上謂其子曰有急則埋之化安山丙舍身後果有索之者其子遂埋之而今其子亦亡莫知所在非火也予因令千人禱於先生之靈

以求之嗚呼先生好奇其獨不能使遺書復出以慰予耶其銘曰

逃劍鋩以亡命兮保殘簡之餘生咬野葛幾一尺兮猶能據鼻比以鏗鏘我過剡上兮如聞黃玉笛之哀鳴嗟石函其竟安往兮徒使人惆悵而屏營

施石農先生墓志銘

石農先生姓施氏諱相字贊伯杭之仁和湖墅人也故明諸生乙酉後棄衣巾爲遺民杭有幽勝之地曰河渚四面皆水所謂西谿者也法華諸山臨之古梅數萬本夾峯相望花時舟行其下瞻香跡影中時鬪歟乃當宋時爲洞霄宮輦道所經顧未聞有名人居之明嘉靖中甬上萬都督鹿園丙舍在焉以故萬氏子孫多守墓於此其後有鄒氏草堂則鄒孝直遊人處也招集諸耆老觴詠其間河渚之名始著孝直卒草堂客散先生游其地樂之築幽居自城北徙宅爲徐先生狷石者故先生

之學侶來依以同居而薦先生公擇亦自甬上來丙舍中三人相得驩洽于是谿上遂成講堂公擇乃為先生首賦幽居二十四絕同志張止菴秦開地輩俱和之世所稱幽居唱和詩者也公擇嘗曰石農雖謝人事然其中耿耿者未下傷曹檜之不振望西都之□□思深哉非田園之音也先生論學不傍門戶不標宗旨公擇之學出於姚江而狷石以應潛齋為友各有源流然先生皆不相依沂獨以所見自成其是狷石性孤梗諤諤多所否晚而於潛齋亦間有糾繩獨推先生故四十年相依如一日先生有子壽燕亦賢相門發父其事狷石

居山陰之梅墅其園亭在寓山柳車踵至登其堂複壁大隧莫能詰也慈谿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之當以爲亳社之桑榆公子兄弟則與之誓天稱莫逆魏耕之談兵也有奇癖非酒不甘非妓不飲禮法之士莫許也公子兄弟獨以忠義故曲奉之時其至則盛陳越酒呼若耶谿娃以荐之又發淡生堂壬遁劍術之書以示之又徧約同里諸遺民如朱士稚張宗道輩以疏附之壬寅或告變於浙之幕府刊章四道捕魏耕有首者曰若上乃其婦家而山陰之梅墅乃其死友所嘯聚大帥亟發兵果得之縛公子兄弟去既讞兄弟爭承祁氏之

客謀曰二人并命不更憐歟乃納賂而宥其兄公子遣戍遼左其後理孫竟以痛弟鬱鬱而死而祁氏為之衰破然君子則曰是固忠敏之子也當是時禁網尚疏寧古塔將軍得賂則弛約束丁巳公子脫身遯歸已而里社中漸物色之乃祝髮於吳之堯峯尋主毗陵馬鞍山寺所稱咒林明大師者也薦紳先生皆相傳曰是何浮屠但喜議論古今不談佛法每及先朝則掩面哭然終莫有知之者嘗偶於曲綠座上摩其足而嘆曰使我困此間者汝也癸丑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堂曰我將西歸入暮跏趺垂眉久之既又張月久之始卒發

其餘所著有東行風俗記紫芝軒集且得其遺教欲歸祔乃知爲山陰祁公子自關外來者于是得歸葬公子性終好奇其東歸也留一妾焉及披緇時亦累東游東人或與之談禪受其法稱弟子嘗曰寧古塔蘑菇足稱天下第一吾妾所居籬下出者又爲寧古塔第一令人思之不置東人至今誦其風流孺人朱氏者工詩其來歸也與君姑商夫人姒張氏小姑湘君時相唱和商夫人字冢婦曰楚纕字介婦曰趙璧以志閨門之盛公子被難孺人尚盛年朱氏哀其煢獨以姪從之遂撫爲女孤燈緇帳歷數十年未嘗一出廳屏也其所撫之女後

歸杭之趙氏是爲吾友谷林徵士之母谷林兄弟聚書
之精其淵源頗得之外家谷林之子一淸每爲予言公
子大節有光於忠敏矣而駱丞行遯之踪世多未諗請
爲文以表之聊據所聞志之使勒之墓前嗚呼自公子
兄弟死淡生堂書星散豈特梅墅一門之衰抑亦江東
文獻大厄運也其銘曰
嗚呼是爲鄧林之石不磨不泐杜鵑過之有咮禱食我
歌大招旌玆幽宅

結埼亭集卷第十三